

凡人脸谱

─ 王杏芳

小刘爱吃霉干菜

我生在萧山，长在萧山，对家乡的霉干菜扣肉情有独钟。小时候，霉干菜扣肉是过年餐桌上的一道主菜，只招待客人，节有余余，方能解馋。想起霉干菜扣肉，就想起家里的土灶，想起妈妈的味道。

1996年的年三十，我第一次把老公领到我家见我父母，母亲也准备了满满一桌子好菜，而他只对那碗萧山“霉干菜扣肉”情有独钟，还不时赞叹“阿姨做的这碗菜真好吃”。自那以后，母亲就觉得小刘爱吃霉干菜扣肉，每到过年都会多捂几碗。别人问她为啥捂得这么多，她总是满脸幸福地答“我家小刘爱吃”。等我们关系确定后，老公才对我说：“说实话，我真吃不惯你们这里的菜，虽然一桌子菜，没有合我胃口的，你看，白斩鸡一点油气也没有，有什么好吃的，也唯有那碗霉干菜扣肉好吃点。”而母亲却认定小刘爱吃扣肉，不厌其烦地去做。

其实这道菜工序很烦琐，要完成它需要花费母亲一天的工夫。且不说一个老人买肉花在路上时间，即使有现成食材情况下，也是很费时间的：霉干菜浸泡十分钟，母亲说“最好挑那些黑油油的陈年干菜”；大块的五花肉入锅用冷水煮到八成熟；取出五花肉，用刀刮下油脂上的残留猪毛、脏东西，分割成10厘米见方的“豆腐”样，沥干水，用老抽在皮上反复刷色；将五花肉放进加油的煎锅中，先炸肉皮，炸至肉皮金红，再翻面炸。炸时要盖锅盖，以免被热油伤到，这个阶段最费时也最关键，母亲说“一块豆腐大小的五花肉要炸很长时间，几块就要炸一上午了，所以，要发煤炉，否则煤气都要用完，而且火候要管住，猪皮炸得太焦太脆都不好”；五花肉从煎锅取出，切成薄片，而母亲每次切得都要比别人家的厚一倍，她说“这样夹一块满实”，这是母亲的风格，切块肉都比别人大点，盛碗菜都要比别人满点，生怕我们不够吃；煎锅倒入老抽、生抽、料酒和盐等，母亲觉得小刘爱吃辣，还特意多加了红辣椒，然后把切好片的五花肉也放进去煮一会儿；再取出五花肉，肉皮朝下放在碗底，干菜翻炒后码在五花肉上，干菜上面再加些碎冰糖后在大蒸笼里蒸，时间蒸得越久越香，一般40分钟左右蒸好后，一碗碗就放在阴凉干净处，不用放冰箱，放几天也不会坏，如果要上桌，再蒸热，母亲会拿只比装扣肉碗大的盘子，盖在碗上，然后反扣，盘子里就出现了干菜在下面，肉皮在上面的拱形的扣肉了。我看着都头晕，而母亲却不厌其烦，年年如此，有时平时还给我们做点，因为，她觉得“小刘爱吃”。

“妈，今年不要给我们做了，我们回小刘的湖北老家过年。”有一年年底我电话告诉母亲。“我听你们说起过，没事，我已经做好六大碗霉干菜扣肉了，就是让你们带到湖北去，让小刘的湖北家人也尝尝我们家乡的特色菜。”电话那头母亲回复。

那年，我们带着六碗霉干菜扣肉开车去湖北，虽然我妈包裹得严严实实，但车子里还是弥漫着霉干菜扣肉的香味，我笑着对老公说：“这就是传说中妈妈的味道了。”他回：“是啊！这也是妈妈对儿女的一份爱心。”

“再吃一块，不油。”母亲又往小刘碗里夹了一块。这个情景总是不断重演，只要有扣肉，只要跟妈一桌，母亲总会夹给“小刘”吃，因为他一直认为“小刘爱吃扣肉”，而已经有因为“吃腻”扣肉的小刘也从没有回绝母亲的热情，一个劲夸耀：“妈妈做的这道菜真好吃。”

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我们早已不再惦记这霉干菜扣肉了。老公经常跟我说：母亲总会把孩子的喜好永久记在心里，而且不遗余力地去满足他们；而我们呢，哪里还记着母亲的喜好？很多人连母亲的生日都不记得！

作家陈红华在《老家年味》中说到“熬‘冻’的人需要我们惦记”，而那个守在煤炉边“炸肉”的人是否也需要我们惦记呢？千千万万的母亲是否都需要我们惦记呢？正想着，厨房里传来母亲对我的喊话：“扣肉蒸好了，把它端到饭桌上去。小刘爱吃……”

湘湖诗会

─ 朱超范

依韵奉和林峰老《丑年春早》

清高自好著书忙，入室潜惊韵满堂。
骚客方酣千梦里，金牛正踏五更霜。
甘为祖国奋蹄马，愿做人民跪乳羊。
除夕阳和先占据，梅花即赋墨犹香。

林峰老原玉

双角擎天足踏霜，耕云犁雨种琳琅。
天桃莫负东风意，塞雪应怜北海羊。
玉出蓝田三万顷，诗题华夏九千行。
梅花沁透南山月，满照他乡更故乡。

《香港诗词》为八十八岁老诗人林峰先生《丑年春早》所做酬唱集和诗已逾三百数十首矣，鸿篇巨制，洋洋大观，抛珠撒玉，足显辉煌。钦佩该会同仁为守护传统文化弘扬中华诗词之担当及砥砺前行之赤诚之心。恭奉一章以表敬意。

亦感谢该刊经常为拙作编撰专集发表，而对《香港诗词》将拙作编排于显著位置颇感惶恐惭愧。

夜航船

瞿春红

刻记忆短路了，身体和大脑都变空白了，仿佛漂浮起来了，那不就是睡着的时刻吗？

却没那么简单，很多时候，我们是似睡非睡，似醒非醒。脑瓜子往下沉一沉，就睡着了；而脑瓜子被什么东西一激灵，就又清醒了。睡着和醒着，是个悖论，醒着你就没有睡着，睡着了你就不可能清醒地知道。而以我自己的经验，很多个晚上，我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地，似睡似醒地，不知不觉地，睡过去的。

打盹似乎可以更清晰地意识到我们进入睡眠的时间。有次单位开会，忽然因得慌，眼皮怎么也睁不开，台上领导讲第三大点第5小点，我的眼皮合上了，脑袋歪向了一边，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忽然惊醒，听到领导讲到了第7小点。那一刻我就很清楚，我是从第5小点睡着的，又在第7小点醒来的。而接下来打的又一个盹，可能是从领导的第四大点第2小点开始，在第某小点再次醒来。

瞿春红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是啥时候睡着的

─ 孙道荣

瞿春红

瞿春红